百名家 四

西漢

東方大中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一七 號
九九 冊
一四四 函
六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一七 號
九九 冊
三六一 函
二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17
冊數 99（4）
函號 361 51

共百九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東方朔集

淺草文庫
日本政府圖書

東方大中集題辭

東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設客難楊子雲草太玄乃作解嘲學者爭慕效之假主客遣抑鬱者篇章疊見無當玉巵世亦頗厭觀之其體不尊同于游戲然二文初立詞鋒競起以蘇張

爲輪攻以荀鄒爲墨守作者之心寔命奇偉隨者自貧彼不任咎未可薄連珠而笑士衡鄙七體而譏枚叔也曼倩别傳多神怪不足盡信即史書所記拔劒割肉醉遺殿上射覆隱語榜楚舍人侏儒徘優其跡相近及諫起上林面責董偃正言嶽嶽汲長孺猶病不如何況公孫丞相以下誡子一詩義包道德兩篇其藏身之智具焉而世皆不知漢武歎其歲星劉向次於列仙事或有之非此浮沉莫行直諫事雄主其誠難哉

婁東張溥題

東方大中集目錄

騷

七諫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疏

諫起上林苑疏

應詔上書

書

與公孫弘書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與友人書

序

十洲記序

論

非有先生論

設難

答客難

答驃騎難

頌

旱頌

銘

寶甕銘
詩
據地歌
誡子詩
嗟伯夷
附錄
本傳

東方大中集目錄終

東方大中集卷卷全

漢平原東方朔著
明太倉張溥閱

騷

七諫 王逸註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長於原壄、高平日原坰外日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言語訥譅兮、譅音澀出口爲言相咨日詔訥者鈍也譅者難也又無彊輔、言巳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黨輔以保遂巳志也彊一作強淺智褊能兮、聞見

又寡、褊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已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已也一作數陳便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已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壄而不還也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已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羣衆成朋兮、上侵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羣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不自知也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謇謇之氣以避禍患也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矣誰爲盡忠直也高山崔巍兮、崔巍高貌水流湯湯、湯時章切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頹弛俛視水流湯湯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如山水之性身將顛沛也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坑音剛陂池曰坑言已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同伍將墜陷坑穽不復久矣塊鞠兮、塊獨處貌匍匐爲鞠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鞠然匍匐當道而蹎臥無所棲宿也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告古六切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僞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斬伐橘柚兮、柚音又橘柚美木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賊姦惡之臣而遠仁賢之臣也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平聲便娟好

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惠也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防蔽也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葳蕤而防蔽霧露言上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庇也以言巳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廕於民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栢心實以喻君闇閉塞也言巳性達道德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若竹栢之異心也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巳老命不可待也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巳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巳懷忠正而君不知羣下無有救理我之侵冤者竊愍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巳。言巳私愍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巳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巳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亾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巳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文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

專任夷吾忠而名著也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巳解於九章篇中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荆楚
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日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
偃諡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
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强大忘戰必危葢謂此也紂暴
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卒怒曰暴賊善曰虐言殷紂暴虐以
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
壠小日丘大日壠言武王脩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
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才敵千人爲俊淫多貌也

言天下賢英俊慕周之德也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竝合皆同志也明法令而
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
之士皆有嘉名也苦衆人之妬予兮言巳患苦楚國衆人妬我忠直欲害
巳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脱其難
也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巳欲效箕子佯狂
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爲傷痛怫鬱而傷病也聯蕙芷以
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蕙芷芬芳之草服之於身過鮑魚
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巳積衆忠信爲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正臣端其
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謗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

君反爲讒人所謫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世俗更而變化兮而一作以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爲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已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饑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聰明也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作而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已亦將害已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貌一作肅肅肅

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尅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衆並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言衆佞相與並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易去聲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士日隱寶日藏言已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爲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劒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羣聚成行而羅列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蒙譖毀而身敗棄虛偽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

職也追悔過之無及兮、之一作而無一作不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僞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已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一作覬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背去公正爭欲求利也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已執守清白而灰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盡而將夭折也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僮矇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矇惑之心而還已也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爲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志怒若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

心一作余遭值君之不聽、悉盡也聽遠曰聽言已欲盡忠竭其所聞陳列政事遭值懷王闇不聽明而不見納也不開寤而難道兮、道一作導不別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尚不別繒布經緯橫縱不能卯賢愚亦明矣聽姧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爲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作罹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

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
其何望、言彼讒佞相與朋黨竝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日漸
染而不知兮、稍積爲漸汙變爲染秋毫微哉而變容、銳毛爲毫
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
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
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重累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
而自傾危也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已心清
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流澌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
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已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亾

自沈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俗岒峨而嵾嵯、岒與岑同
岒峨嵯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嵾嵯
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殲音尖清泠泠以喻潔白
殲盡也滅消也一云而日殲兮溷湛湛而日多、湛讀作沈溷湛湛喻貪濁也言
泠泠清清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梟鴞既以成
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狠之人竝進成羣廉潔之士歛節而退也
蓬艾親入御於牀第兮、第音姊第牀簀也以喻親寵馬蘭踸

踔而日加、踸音趍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踸踔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蕭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踸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僞之徒踴躍而欣喜也棄捐葯芷與杜蘅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言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柰世人不知賢何一云余柰夫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柰夫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爲傾危則以忠正爲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高陽無故而委塵兮、高陽帝顓頊也委塵坋塵也言帝顓頊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唐虞點灼而毀議、點汙也灼炙也猶身有病人點炙之言堯舜至聖道德廣被尚點炙謗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

誰使正其眞是兮、言佞人妄論以善爲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王其眞僞乎已以忠被罪固其宜也雖有八師而不可爲、八師謂禹稷卨皐陶伯夷倕益夔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爲師傅不能除去虛僞之謗平疾讒之辭也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其志兮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脫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巳被服芬香履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媞音提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也嫫母勃屑而日侍、嫫母醜女也勃屑猶媻姍行貌言西施媞媞儀容姣好屏不得見嫫母醜惡反得媻姍而侍左右也以

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
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亡其處也以言衆臣食君之祿不進
忠信妄行佞諂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蟲處
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已脩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
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
乎吾志、湣湣泯泯言已居濁溷之世無有達我清白之志也一云今安達乎吾志意
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已心載忠
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君子閒非衆人所能知也驥躊躇於弊輂兮、輂音
跼躊躇不行貌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言衆人不識騏驥以駕敗車

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有力以車代之則至千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已志亦將遇明君
建道流化垂功業也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
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皆解於離騷經
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
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
當兮、乖差也剌邪也心悼怵而耄思、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
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剌故心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爲耄亂思比干之恲恲兮
恲恲忠直之貌恲音平哀子胥之慎事、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
觀越兵之入也死不忘國故言慎事也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

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斮音析斮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以爲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視又斷其左足和乃抱寶泣於荊山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盡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尚不能知已之獲罪是其常也小人之居勢兮、志狹智少爲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甚於草芥也攺前聖之法度兮、前一作先喜囁嚅而妄作、囁嚅小語謀私貌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攺更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妄造虛僞以譖毀賢人也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讙譁爲訟閭娵

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法度衆人讙譁之訟以好爲惡心迷意惑不自知也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言君近諂諛習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知已之清白彼之貪濁也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卒一作來安眇眇而無所歸薄、薄附也言已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眇眇無所歸附也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言已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爲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畱滯、輡音坎軻音柯輡軻不遇也言已年已過五十而輡軻流滯卒無所逢偶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罔以喻法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寃

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天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遠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己思委命於江流沈爲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賢者隱蔽廉正之士不得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剖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飤音飼已解於九章中一云推自剖而飼君兮行明白而日黑兮、荊棘聚而成林、荊棘多刺以喻讒賊言己修行清白皎然日明而讒人聚而蔽之謂之晻昧使不得通也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廂序之東爲東廂以言賢者棄捐閭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藜一作梨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相朋一作在位朋一作明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舉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逝兮、壹或作一道壅絕而不通、言己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志也

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己放在山澤心中愁苦

無所告愬長憂悲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也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已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則怜冀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脩人事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委之神明而已身被疾而不間兮、間差也心沸熱其若湯、言已脩行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間差憂道不立心中怛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冰炭不可以

相竝兮、竝所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以喻忠佞不可竝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一云固知余命之不長一云吾乎固知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反余之所居兮、一本不下有得字恨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群兮、飛者爲鳥走者爲獸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尚哀鳴相求以刺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眞情本心也言狐狸之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已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諛新人日

近而見親也一云新人愈近而日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三行於杳冥之中施於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凌恒山其若陋兮［凌乘也恒山北嶽也陋小也］聊媮娛以忘憂［言已乘騰高山以爲庳小陰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愉一作媮］悲虛言之無實兮［讒言無誠君不察也］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九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言已遠行猶思楚而悲泣也］厭白玉以爲面兮。［厭著也］懷琬琰以爲心［言已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

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已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爛］微霜降之蒙蒙［蒙蒙盛貌詩云零雨其蒙言遭佞人羣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旱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徐風至而徘徊兮［而一作之］疾風過之湯湯［風爲號令言君命寬則風舒風舒則已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已惶遽欲急去也一云疾風舒之蕩蕩］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蔽也南國諸侯爲天子藩蔽故稱藩也一本無樂而二字］至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已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爲旌［旌旗也有鈴爲旌也一云

載虹霓而爲旍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之也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無山字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非方有不釋之水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觀天火之炎煬音陽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已仰觀天火下覩海水心愁思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爲綱紀也含沆瀣以長生言已乃擘持八維以自導引含沆瀣之氣以不死也居不樂以時思兮以一作而一云思時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衆栗之

屬也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言飲食潔清所處芬香也雜橘柚以爲囿兮囿一作圃列辛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自修飾也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鵾鷄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已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已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憐傷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潔一作質遭亂世而離尤言已懷潔白之志以得罪過於衆人也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

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已使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測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知時固而不反言已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遷也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窟伏巖穴也言已修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已所居靈魂偃蹇難上欲去之也含素水而蒙深兮日耿耿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神罔

兩而無舍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椒也蘭子蘭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已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已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瞀悶也迷惑也言已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也遙涉江而遠去言已念眾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念女須之嬋娟兮涕泣流

乎於悒、於悒增歎貌也已解見離騷經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一云吾其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言已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哀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已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險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愍靈脩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經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已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悲太山之爲隍兮曰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孰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太山將頹爲池以喻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間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所畏爲忌所隱爲諱干觸也言已願承君閒暇之日時竭劾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怊悵恨貌也言已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怊悵自恨心悲毒也玉與石而同匱兮、匱匣也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爲珠麤瑀爲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駑駿雜而不分兮、駑鈍馬也良馬爲駿也服罷牛而驂驥、左驂爲服外騑爲驂言君選士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驂以騏驥才力殊也罷音皮年滔滔而日遠兮滔滔行貌壽冉冉而愈衰、自傷不遇年衰老也心悇憛而煩寃

兮、悇音涂憛音覃悇憛憂愁貌也蹇超搖而無冀、蹇辭也超搖不安也言已自念年老心中悇憛超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皆已解在九辨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已解於離騷經也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淸白之行恐不知於俗而見憎於衆也弧弓弛而不張兮、弛解孰云知其所至、言弧弓雖强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無傾危

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鄉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爲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淸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爲貪佞也滅巧倕之繩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菎蕗雜於叢蒸兮、枲翮曰叢編竹曰蒸言持菎蕗香直之草雜於黀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

物也以言取忠直棄之林野亦不知賢也一云箟蕗雜於廢蒸機蓬矢以射革矢箭也言張強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之盾必摧折而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致荒亂無所能成也駕蹇驢而無策兮蹇跛也策箠也又何路之能極極竟也言君任駑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跛蹇之驢又無鞭箠終不竟道將傾覆也以直鍼而為釣兮釣一作鈎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能以禮敬聘請賢者猶以直鍼釣魚無所能得也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工鼓琴也無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肯復鼓以世無知音也言已不遇明君識忠直者亦宜鉗口而不語言也和抱璞而泣血兮一云和氏安得良工而剖之和下和也剖猶治也已解於上篇同

音者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飛鳥號其群兮鹿鳴求其友同志為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群而呼其耦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楔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聲感而相應也以言君求仁則仁至修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而商應彈角而徵動虎嘯而谷風至兮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脩德行政則百姓隨而化也龍舉而景雲往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陞天則

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竝集也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云音繫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夫方圜之異形兮、一云若夫圜一作圓勢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巳合若方與圓不可錯雜不相安也列子隱身而窮處兮、列子古賢士也世莫可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佚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翺翔而無所薄、巳解於九辯也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巳壓貪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甘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闔閉也言巳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被君之厚祿故不能默也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窮也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為明之、言巳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為明眞偽也身寢疾而日愁兮、寢卧情沈抑而不揚、言巳身被疾病卧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皇一畜鳧駕鵞鵝、一云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高殿敞揚爲堂平場廣坦爲壇鼃黽游乎華池、鼃蝦蟇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鼃黽諭讒諛天口得志也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要音腰一作騕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要褭駿馬太阿利劒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頓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援搴玄芝兮、玄芝神草也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賊棄橘柚種植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甂甌登於明堂兮甂甌瓦器名也周鼎潛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爲周鼎言甂之器登明堂周鼎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妒忠直而不肯進用我何爲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懟之詞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産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

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書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太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丶丶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

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龍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序

〇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綱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徜徉威儀也。曾隨師之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㴑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

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

感慨係之

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淸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禮、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

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
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之謂也

設難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
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
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
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此一段絕奇絕正絕肆絕醇

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
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
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
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
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
道也

答驃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
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驊
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
跛猫

頌

旱頌

維旱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鄷淳、滃瞳瞳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壞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爲、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銘

寶甕銘

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不竭、謂之寶露、舜遷寶甕於衡山、故山有寶露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詩

據地歌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

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本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
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
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
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
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
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
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
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
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
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
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
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
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
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矦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矦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

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

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

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

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説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

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丞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

之大賊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簒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

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産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齰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内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

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大中集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